

新年特别策划·战位亲历之空军机务兵

空军机务兵：不上蓝天，心在苍穹

■本报记者 李伟欣

沿着机场起降跑道一侧，汽车缓缓而行。车窗外，一架架战机挺立在停机位上。那低调的灰色、流畅的线条，吸引着记者的目光。
远处，一群官兵围着战机绕来绕去，还有一个爬到战机的机背上。
他们，是谁？
空军中校李华说，那是机务兵。
面向战机，背对人群——负责维护战机的空军机务兵，是一群不上蓝天的空军人。
此刻，机场上飘荡着驱鸟的鞭炮声、口哨声，停机坪上各种特种车辆持续轰鸣，仿佛进行着大合唱。慢慢地，战机的发动机开机的声音也融入其中。

这是属于机务兵的“工作背景音乐”。
有一种声音，当你不熟悉时，听起来十分刺耳；当你投入情感，便能体会到其中的激情与快乐。
在机场这节奏激昂的“交响乐”中，记者走近了这群机务兵。一张张黝黑的脸，一片片干燥的嘴唇，在记者眼前晃动。记者上前一步，伸出双手，握紧那一对对布满老茧、浸透寒意的双手。
空旷的停机坪上微风徐徐，航空煤油的味道扑鼻而来、挥之不去。机务兵安之若素，面色如常。
战机，机务兵此刻心中只有战机。“极端负责、精心维修”是他们的座右铭。

他们爱较真，常常为一个故障解决方法吵得脸红脖子粗；他们认死理，为找出故障原因，时常连续排查几天几夜连轴转。
真正走进这群机务兵，记者发现，同样的蓝色机务工作服下，是各色各样的面孔和性格：专业如杜玉辉、热情如王正、要强如李合侯、实在如曲来辉……但，这群机务兵对机务工作都有着相同的自信与执着。
夕阳斜照，战机滑向起飞线。机务兵排成横队，温柔自信的眼神始终追随着战机。他们眼中，没有什么比战机更酷；他们身后，不起眼的影子被无限拉长。
飞机腾空的一刹那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追寻过去。此刻，没人再看着这群机务兵，包括专门来采访他们的记者。
机务兵离飞行员很近，每日都能遇见；他们又离飞行员很远，交流最多的通常只有一句话——“飞机没什么问题吧？”
注视着战机一起一落，目睹着飞行员平安归来……这是机务兵的常态，也是机务兵的幸福。

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却又时常惊心动魄，他们的心情常常被战机飞行拉扯着——
看出故障时后怕，未发现故障又会担忧；战机提前返航了会担心，战机迟迟未归更觉忧虑；看着战机顺利完成任务时会小小得意，得到归航的飞行员回复一句“没问题”，瞬间便安心了。
他们，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战机。
回头看去，那群奋力托举战机的蓝色背影，如此平凡。

抬头向上，是人人都能看见的战机；低头向下，是飞不上蓝天的机务兵。
落笔之时，一段“国产新型战机超低空掠海飞行”的视频短片火爆网络。一名维护这型战机的机务兵给记者发来微信：“每次想到它的价值，就会觉得自己很幸运！没多少人手里能掌握这么昂贵的装备，所以更得好好对待它。”

记者手记

“这是我的战机”

■本报记者 李伟欣 卫雨檬 特约记者 艾细泉 吴李华

特稿

站在炫酷的国产新型战机下，原本个子不高的李合侯，显得更加“渺小”。
身为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机械技师，李合侯皮肤黝黑，鼻梁上还带着未痊愈的伤痕，神色间流露出几分拘谨。
当李合侯凝视战机时，记者从他的眼神里感受到一种强大气场——这是属于他的地盘。
“这是我维护的飞机。”这句话从李合侯口中蹦出，自信瞬间从他身体里迸发出来。
缓缓走在机场滑行道边缘，李合侯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远处等待起飞的战机。
那是他的工作，也是他的骄傲。

“我的飞机要落地了”

战机缓缓滑出，机组成员由纵队变成横队。
李合侯的脑袋跟着战机向左转动，双眼盯向跑道尽头。他嘴唇翘起，面容严肃，像一尊雕像矗立在停机位上。
李合侯喜欢以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方式，目送维护的战机腾空而去。在他心中，这是飞行员的战机，也是他的战机。

2002年，空军在云南元阳征兵。刚满18岁的李合侯成为村寨里唯一入伍的青年。那时，他并不知道，自己是当地第一个参加空军的哈尼族人。
横跨2000多公里，这名来自大山深处的哈尼族青年，走进了一个从未见识过的世界。
春去秋来，云卷云舒。李合侯的眼睛追寻着一架架战机，在滑行道和起降道上“奋斗”了18年，不知疲倦，毫不厌烦。
又一个飞行日。按计划，李合侯维护的战机要飞行4架次。大约一小时前，他刚刚目送“他的战机”飞向天空。

与李合侯交谈，记者注意到，他频频抬手看手表，还不时抬头看天空，偶尔扭头观察滑行道。
突然，李合侯站了起来，做出准备起跑的姿势。“我的飞机要落地了。”此刻，他脸上流露出的，是等待孩子放学的父亲才有的神情。
站在战机正前方，李合侯挥动双臂，引导战机归位。“我想立刻知道，飞机飞行时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”他说。

尽管拥有“优秀航空机务人员”“一级强军工匠”等头衔，历经“红剑”演习、“金头盔”比武竞赛、国庆阅兵等重大任务，但回忆起维护的战机第一次未按时归航的情形，李合侯还是心有余悸。
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飞行日。李合侯在停机位上来回踱步，时不时抬起手腕看时间，又反复拿起计划表详细比对。

“是飞机出了什么故障？还是我错过了回来的时间？”李合侯死死盯住天空，细细寻找着闪烁的光亮。
天空中看不见战机的影子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李合侯的神色越发不安。“来了！我的飞机回来了！”
与平时战机遇地时的冷静不同，这



图c：东部战区空军某旅机务兵列队等待飞行员接收战机。

图c：机械技师李合侯(右)和机械员陶海鹏进行发动机检查。

图c：战机起飞前，机务兵进行最后的检查。

次就见到阔别多年的老友、久不归家的孩子，李合侯的语气格外激动与亲热。

“没什么问题吧？”登上舷梯，李合侯忐忑询问。飞行员忍不住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指挥所临机让我去执行了一项任务。放心，一切都好。”
战机发动机的强大风力，吹得后方灌木从剧烈摇摆，空荡的机场回荡起巨大的轰鸣声。置身机翼下，记者的心跳突然加速。
战机停稳的一瞬间，李合侯搬起一个舷梯，挂在战机上。他迅速爬上去，帮飞行员杨鑫三下五除二解开救生伞。“飞行时感觉怎么样？”他说这话时，另一个舷梯还在其他两个机械员手里抬着。

李合侯一会儿钻到战机底下，一会儿又爬到机背上。稍不注意，记者便跟丢了它的身影。
整个检查过程中，李合侯时不时摘下手套碰一碰机身，随时用解刀拧一拧疑似松动的螺丝。哪怕看到一根头发丝儿，他也要去摸一摸。“万一要是裂纹呢？”任何隐患征兆他都不会放过。

电子技师曲来辉说：“认识他几年来，我看到的永远都是认真。”
机务大队大队长杜玉辉赞叹：“李合侯一直都以最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。”

战机某些部位用常规工具难以清洁，怎么办？李合侯会想方设法制作一个。想再提高自己的维护标准，怎么办？他会自掏腰包在网上购买“魔力擦”。一套维护流程走过来，他能把战机擦得比自己的脸还干净。
一边说着，军械员石鑫、特设员孙浩、航电员何学宇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工作，在旁边列队。

震耳轰鸣中，机械员黄日凯和李万同站在战机两侧，盯着站在舷梯上的李合侯，等待他给出“搬走轮挡”的手势。
李合侯仍在忙碌，爬上钻下、绕来绕去，没停过双手与双脚。阳光下，他的嘴唇有些干裂，那是身体干燥缺水

的信号。不过，满心满眼都是战机的他，此时无暇顾及自己。

“我舍不得家，可我也爱着战机”

“别送了，我自己回去吧。”李合侯抱了抱妻子和儿子，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坐落在哀牢山脚下的小家。
坐在返程的飞机上，李合侯心里不是滋味。年幼的儿子不哭不闹，还推着行李箱送自己离开，一副“我已经习惯了”的神态。

通往营区的水泥路向上延伸，李合侯脚步沉重。每一次离家归队，都要经历一遍不舍。18年来，这样的痛苦好像随着次数的累计越发深刻。

再往上走几步，他看到了营区的大门，门边还挂着那副对联：“甘当天梯托骄子，誓做战鹰守护神”。
营区里，整齐排列的营房像极了李合侯刚刚作别的小家。推开门，朝夕相处的5名战友围拥过来，驱散了李合侯心中的失落与愧疚。他拿起抹布，仔细清扫着“家”里的角落，像是在整理自己的卧室一样。

晚上10点，李合侯带着“收班”的机组成员回到营区。经过宿舍前那条小路，战友们陆续回到宿舍。

此时李合侯拿起手机，反反复复地看家人发来的几段视频。屏幕上，儿子抱着爸爸寄来的遥控玩具汽车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妻子那张让人疼惜的脸，浮现在李合侯面前。2014年，怀孕5个月的妻子妊娠高血压，医生建议终止妊娠。李合侯功妻子放弃，可她执拗地坚持到7个月。

李合侯执行任务不能回家，眼睁睁地看着苦熬了两个月的妻子再也坚持不下去。而他只能用苍白的语言安慰她……
无人知晓，那段时间，平日开朗的李合侯常常蒙头流泪。第二天醒来，他

又咬紧牙关，“该怎么坚强就怎么坚强”。
抬头看看星云密布的天空，李合侯思绪万千。

“外公身体好吗？”选晋士官那年，李合侯像往常一样在电话里询问着母亲。

“挺好的。”母亲的回答迅速果断，没有引起李合侯的怀疑。
第二年，李合侯才有机会休假回家。“外公，我回来啦！看我给你带的烟斗。”

回应迟归外孙的，只有寂静的风声。李合侯静静地环视房间，电视机前再也见不到外公的身影。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但为了不影响李合侯工作，家人没把消息告诉他。
外公以前特别喜欢看电影《上甘岭》。在李合侯记忆里，外公常常骄傲又羡慕地告诉外孙，当兵可厉害哩，部队里都是“真正的好人”。

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哈尼族乡亲们，极其崇拜解放军。因为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帮助他们推翻了旧社会、过上了新生活。
外公的话，在李合侯心中烙下了磨不掉的印象——当兵，是“一件很厉害很光荣的事”。

一次，隔壁村刚入伍的年轻人戴着大红花，从李合侯的寨子经过。乡亲们全都向他喊话“好好工作”“给家人争光”。少年李合侯格外羡慕，“我长大后，一定要去当兵！”

一朝梦圆，格外珍惜。现在，哈尼族的乡亲们都知道，寨子里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年轻军人，立过二等功、三等功，得过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一等奖。渐渐地，李合侯成了乡亲们口中的传奇。

2年、3年……转瞬已经18年，家乡人羡慕钦佩的言语不知不觉间换成了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我舍不得家，可我也爱着战机。”李合侯有些沉默。
从西南边陲到东南沿海，李合侯一路奔波。亲人悄然逝去、朋友渐行渐远、家乡没了小时候的味道……即便这样，李合侯也从来没有要退伍的

想法。
仅仅是休假期间暂别战机，李合侯心中也非常惦念。

“很多次，我梦见失火，常常大喊大叫惊醒过来。”休假时间长了，李合侯往往心里不踏实。

2020年10月28日，哈尼族的春节“十月年”翩然而至。
“今年回来吗？”母亲多次期待地询问李合侯。

虽然回不去，但李合侯早早在家乡当地预定了100多斤自酿酒，托人给亲朋好友送到家门口。那天，他的微信朋友圈里，是哈尼人齐聚一堂的视频。
“上一次回去过‘十月年’是什么时候？”记者忍不住问。
李合侯歪头想了一会儿，一时竟沉默了。

“上一次是——2017年，上上次是2007年……”

那晚梦里，李合侯真切地站在那片他心心念念的土地上，对倚门盼望的妻儿、父母、外公和乡亲们大声地说：“我回来啦！”

走在那长长的机场跑道上，从未离开

周日，李合侯与机械员刘宇浩一起爬上机场内的小山。
在山间小路上，静听林间小鸟啾啾细语，李合侯不由得想起了家乡的山林。

故乡的村寨依山而建，守着一座山头。儿时的李合侯常常和小伙伴举着长长的竹竿，追寻着知了扰人的长鸣，在树林间寻寻觅觅，爬上爬下。
“听，有人在吹笛子。”李合侯把竹竿削成了一根能吹响的笛子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，一路吹着回家去。

看到老人在拉二胡、吹口琴，“捣蛋鬼”李合侯也会拿过来自己拉一拉、吹一吹。时间长了，最初吹不成曲调的

李合侯学会了多种多样的乐器，虽不精通，但也可以愉悦自己。

曾经手握乐器安闲飘逸，现在手持扳手敲敲打打。李合侯这双伤痕累累的手已很少拿起那些曾经心爱的宝贝。如今，各色乐器已经被机械类书籍取代。

对篮球的爱好，李合侯还保留着。他偶尔会约战友们去打球。他和战友组成的球队，就像他所在的机务大队，“氛围好，大家互相信任，有竞争但不分谁是第一”。

在长长的飞行跑道上，李合侯的青春和战机紧紧系在了一起。
从闭塞的哀牢山深处千里迢迢来到空军某机场，望着闪闪发光的先进战机腾空而起，李合侯心中的震撼，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。

“航空机务人员队伍是空军主体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机务大队大队长杜玉辉说：“如今，战机性能正成为影响作战的重要因素。我们机务人员的使命，就是维持战机性能最优。”

旅队改装某国产新型战机之际，有一部分机务兵随老式战机分流到西南地区。
如果选择保障老式战机，就可以回到家乡。如果跟着部队接装国产最新型战机，就要继续“流浪”。

从部队驻地出发，在行程紧凑的前提下，李合侯要转乘5次交通工具、花费近12个小时才能回到家乡。
“我就想去保障最新型战机。”李合侯很执着。

迅速掌握国产新型战机理论，考试成绩全旅第一，成为空军作战部队首位国产新型战机组官机械师——这是李合侯展现出来的能力。
机务大队教导员李恒伟说：“李合侯维护的战机，飞行员们都特别放心。”

机械专业代理主任梁万宇曾经是李合侯的徒弟，他对师傅很佩服：“在他带领下，机组的机务维护作风更强。”

“你梦见过自己驾驶战机吗？”在发动机嘈杂的轰鸣声中，记者犹豫很久，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。
“没有！”李合侯哈哈一笑，“我自己已成了飞行员。”

“与其他机务兵相比，我们机械技师还算幸运！你看，我还有机会坐进座舱里。”李合侯满足地说，“我知道按钮的位置，也知道操作杆的方向。”

李合侯常常给儿子买飞机模型，然后一起玩“角色扮演”。
儿子扮演飞行员，爸爸就扮演守护飞行员的机务兵。

“爸爸，这架是你的飞机，我不玩。”视频里，儿子小心翼翼地拿着那架最大的飞机模型，崇拜地说。
阳光洒落在地板上，四五架小小的“战鹰”模型散落着，蓄势待发。

“收班！”沿着滑行道边缘，李合侯带着他的机组，慢慢走进深深夜色，机场上重归寂静。
多年来，李合侯跟随战机走南闯北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无论去哪儿，他都一直静静地走在那长长的机场跑道上，从未离开。

(采访中得到王正、王登飞、时代、唐朝能等大力帮助，特此致谢。)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第862期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

34号军事室

